

李好文

字惟中，大名東明（今山東東明）人。登至治元年（一三二一）進士第，授大名路潯州判官。入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國子助教。泰定四年（一三二七），除太常博士。累官光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以翰林學士承旨一品祿終其身。著有《長安志圖》三卷，《大寶錄》《大寶龜鑑》《宋元通鑑》等。事蹟見《元史》卷一八三。今收賦一篇，選自《全元文》卷一四五八羅超校點李好文文，校以清陳元龍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歷代賦匯》四部叢刊景元至正本《元文類》。

感志賦

何天地之寥邈兮，眇予生之有身。履黃坤之博厚兮，仰玄覆以無垠。權衆金於大冶兮，偶形留夫粹質。苟莫邪而弗自砥兮，固鉛敵之所同。服蒙子若之倥侗兮，承鞠訓於自宮。佩非善而罔繫兮，服非惠而匪躬。擊余革之申申兮，鞘余觿之容容。擷秋圃之日精兮，濯淤漣之荷華。卻穠李而弗御兮，矧蕝臭其焉加。歲翩翩其不居兮，首元服以及冠。恐罔兩之挾余兮，門面牆而無見。斐假道於書林兮，求孔氏之高明。遵文衢之逶迤兮，愈多歧之縱橫。物傲倪而莫適兮，從文公而徵詞。曰爾神潛而志栖兮，終必達夫所期。果服言以從事兮，羸十年而戾之。覽天庭以遊目兮，又欲窮夫四遐。觀百氏之原委兮，究異說之貞訛。泝太初之無始兮，循三王之不頗。總條理於一聖兮，固馴致夫中和。泊余有志於古人兮，懼修名之嚶嚶。忘漆雕之自信兮，憎學優之有得。謂青雲其可力而致兮，謂時命之可弋。輟余行之吉日兮，遂觀國乎上京。指閭闔以徑往兮，奄長風而北征。眩天都之雄麗兮，非下土之能名。信魚龍之所混並兮，亦名利者之為場。余既初無赫赫兮，又何適夫煌煌。翻捷步之高才兮，豈扶服之能躅。挈桔槔之類仰兮，恐祈榮而離辱。夫何衆之熙熙兮，我獨約兮而為德。資章甫以適越兮，固前修之所為惑。煢玉羞以療桂兮，囊日索而焉留。有東昏之故居兮，盍歸來之為謀。浮輕舟以南下兮，亂海澱之交流。返弊廬以窮處兮，迄於今一紀其將及。晝於茅於南畝兮，宵索綯而未息。傷鶻鴝之原居兮，慮鷓鴣之無室。遠子荊之有美兮，羌終棄乎草澤。余非昧而至愚兮，誠有徵乎前哲。聞耕穫於道德兮，內懷寶以自珍。豈畎畝之足樂兮，闔閭漠而無聞。昔樊須之請稼兮，迺獲請於聖人。摯冥冥其鴻飛兮，猶釋耒乎有莘。溯耦沮之不反兮，又奚足與為群。悲此志之未伸兮，秉經德之不回。心飛揚而披離兮，曷日夜而疚懷。

亂曰：鹿之斯奔兮，其足跂跂。河魚衝波兮，乃窺其尾。物終必反兮，有張斯弛。往不必求兮，來者是蹊。庫不隨阿兮，險不期詭。貞途安行兮，不易厥止。優哉遊哉兮，於以自矢。

校注

「一」寥邈：寂寥高遠貌。眇：細小，微小。「二」黃坤：大地，其色黃，故曰黃坤。玄覆：天空，其色黑，其形如蓋，故曰玄覆。垠：邊際。「三」權（一）：彙聚。《莊子·大宗師》：「權萬物而不為義。」彙金：各種金屬。大冶：鑄造金屬器具之良工。

《莊子·大宗師》：「今之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鏃鋞。』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偶形：指以金仿人形所鑄之偶人。偶，相人者，一名「俑」。《淮南子·繆稱》：「魯以偶人，而孔子嘆。」粹質：純粹之本性。〔四〕莫邪：傳說中之寶劍名，因鑄造者干將之妻子莫邪而得名，後泛指寶劍。鉛敵：指鉛刀之易摧敗。鉛，亦作「鉛」。漢賈誼《吊屈原賦》：「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蹠廉，莫邪為頓兮，鉛刀為銛。」此句意謂即便有良才美質，若己不能發奮砥礪，則與庸才陋質者無異。〔五〕服：用。蒙：愚闇。倥侗：蒙昧無知貌。漢揚雄《法言·序》：「天降生民，倥侗顛蒙。」倥侗，原作「倥侗」，據《元文類》歷代賦彙改。鞠訓：撫養，訓導。宮：官舍。此句乃自謙之語，言己因知識愚闇，多受拘束困蹇。

〔六〕佩：古人隨身佩戴之玉飾，有彰顯身份之用。《釋名》：「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貳也。一德佩，一事佩。」禮·玉藻：「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服：服裝。匪躬：謂未穿戴於自身。〔七〕鞞（dān）：古代男子束衣之皮帶，此處用為動詞。《說文》：「鞞，大帶也。」革：皮帶。申申：舒適安閒的樣子。《論語·述而》：「子之燕居，申申如也。」鞞（qiào）：刀劍套，此處用為動詞。觶（gǔ）：古人用以解結之錘，多以玉、骨製成，也用作佩飾。容容：飛揚飄動貌。《漢書·禮樂志》：「神之行，旌容容，騎逡逡，般縱縱。」顏師古注：「容容，飛揚之貌。」〔八〕擷：采擷。秋圃：喻指園中果木瓜菜已成熟。李白《贈柳園》：「竹實滿秋圃（圃或作浦），風來何苦飢。」日精：菊花之別名。《初學記》卷二七引晉周處《風土記》：「日精，治牆，皆菊之花莖別名也。」晉葛洪《抱朴子·仙藥》：「仙方所謂日精，更生，周盈，皆一菊，而根莖花實異名。」《神農本草經》卷一：「菊花，味苦，甘平，無毒。」清孫星衍注：《名醫》曰：（菊花）一名日精。〔九〕卻：拒不接受。穠李：花葉繁茂之李樹。御：任行水上成文為漣。此句乃作者欲持高潔之姿，不願同流合污之獨白。〔一〇〕翩翩：形容歲月之流轉。居：停留。用。矧：何況。猶：一種氣味腥臭的水草。焉：疑問詞，怎麼。加：增益。〔一一〕罔兩：形容歲月之流轉。居：停留。首：頭顱，此處用作動詞，謂頭戴。元服：指冠。古稱行冠禮為加元服。《儀禮·士冠禮》：「今月吉日，始加元服。」及冠：指男子之成年。古代男子二十歲行冠禮，故名。此句意為：時光飛逝，從不停留，不知不覺已經成年。〔一二〕罔兩：本指古代傳說中之精怪，文中當指影子邊緣之淡薄陰影。《莊子·齊物論》：「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向（秀）注：「景之景也。」《左傳·宣公三年》：「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挾：挾持。門面牆而無見：指門前有牆，則不能窺見門外之物，喻指一種認知上的封閉處境。典出《尚書·周官》：「不學牆面。」孔安國傳：「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又《論語·陽貨》：「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此句言作者擔心自己陷入如影隨形，甚至是影影相隨的窘迫之境，無法超邁而出。〔一二〕瑟：莊重嚴謹之貌。《詩·衛風·淇奧》：「瑟兮僂兮，赫兮咺兮。」《傳》：「瑟，矜莊貌。」假道：借道。書林：謂藏書衆多之所。孔氏：謂孔子。高明：崇高明睿，聰明智慧。〔一三〕遵：依循。衢：道路。逶迤（wēi yí）：蜿蜒曲折貌。愈多歧之縱橫：歧路越多且相互交叉。《列子》：「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未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一四〕吻（hū）：黎明。傲恍：迷惘。恍惚：莫適：不愜意。文公：即張衡《思玄賦》中的「文君」，謂周文王。相傳周文王演《周易》而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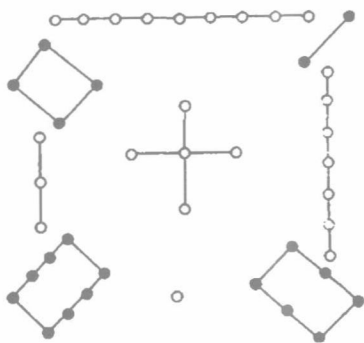
知吉凶。徵：求取。〔一五〕：神潛而志栖。即潛神栖志。指收攝心神，回歸內心，讓精神得以沉潛，使心志有所寄托。達：達成，實現。『日爾』以下至『戾之』為『文公』之詞。〔一六〕果：如果。服言：即聽從（文公）之詞。從事：行事。贏：同『贏』，滿，餘。《荀子·非相》：『與世偃仰，緩急贏絀。』戾之：即至之，意為實現其『所期』。〔一七〕覽：遊覽。天庭：天空。遊目：放眼遠眺。四遐：指四方極遠之處。〔一八〕百氏：猶言諸子百家。《漢書·敘傳下》：『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原委：事物之源起歸宿，道理始末緣由。究異說之貞訛：即探究各家學說之真偽正誤。〔一九〕沂（yī）：同『溯』，即追溯。太初：亦作『太初』，指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沌的狀態，此即道的本源。《列子·天瑞》：『太初者，氣之始也。』循：遵循。三王：指夏、商、周三代開國之君，後人奉為君王的典範。頗：偏頗。〔二〇〕總：集結、聚合。條理：脈絡；層次；秩序。一聖：指孔子。《孟子·萬章下》：『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固：因而。馴致：逐漸達成。《易·坤》：『馴至其道，至堅冰也。』中和：中庸之道的內涵。儒家認為能『致中和』，則天地萬物均能各得其所，達於和諧境界。《禮記·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二一〕洎（jì）：自從。古人：前文所稱引之古代賢者。修名：美名。嚳（mào mào）：同『默默』，寂寥，不得意貌。〔二二〕漆雕：即漆雕開（前五四〇—？），春秋時魯國人，字子開，又字子若，孔子學生，以德行著稱。漆雕氏之儒的創始人，著有《漆雕子》十三篇。自信：此謂漆雕開未自信於《尚書》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索隱引《家語》云：『漆雕開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可以仕矣。』對曰：『吾斯之未能信。』王肅云：『未能用斯書之意，故曰『未能信』也。』懣（mǎn）：昏昧無知貌，此處乃自謙之辭。學優之有得：文學優良便可入仕有為。《論語·子張》：『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子遊為難能也。』』〔二三〕青雲：喻高官厚爵。力而致：努力獲取。時命：時機與命運。弋：取得。〔二四〕轅：古代出行前祭祀路神。觀國：指觀察國情，引申為從政。《易·觀》：『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上京：國都，此指元大都。〔二五〕闔閭：亦作『闔閭』，宮殿門名，亦指神話傳說中的天門。《楚辭·離騷》：『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闔闔而望予。』奄：覆蓋，此謂駕馭。長風：亦稱『長颺』，指遠風。北征：北行，北上。《楚辭·九歌·湘君》：『駕飛龍兮北征，遭吾道兮洞庭。』〔二六〕眩：眼睛為物淆亂，不能明視。下土：偏遠的地方。〔二七〕混並：混雜。〔二八〕赫赫：顯赫貌。煌煌：明亮輝耀貌。〔二九〕翻：快速、輕柔。捷步：輕快的腳步。扶服：伏地爬行，形容竭力。躅（zhú）：足迹。〔三〇〕掣：用手捉著。桔槔（jié gāo）：亦作『桔皋』，井上汲水的工具。在井旁架上設一杠杆，一端繫汲器，一端懸，綁石塊等重物，用不大的力量即可將灌滿水的汲器提起。頹仰：同『俯仰』，周旋，應付。此句典出《莊子·天運》：『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捨之則仰。』離：同『罹』，遭受。〔三一〕熙熙：和樂貌。《老子》：『衆人熙熙，如享太宰，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約：約束。《禮·坊記》：『君子約言。』〔三二〕資：販賣。章甫：商人之禮帽。典出《莊子·逍遙遊》：『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三三〕飧（sūn）：食用。玉羞：泛指美味佳肴。燎：烤炙。囊日索而焉留：口袋中的錢幣日益減少，消耗殆盡。

不知該停留於何處。〔三四〕東昏：古城名。西漢置東昏縣，治所在今河南省蘭考縣東北。南朝齊廢帝蕭寶卷荒淫無道，為梁武帝所殺，追貶為東昏侯。盍：何不。謀：從長計議。作者在大都屢屢碰壁，諸多不順，乃思返歸故里，從長計議。〔三五〕亂：迷惑（而不知所之）。淀：淺水湖泊。〔三六〕窮處：謂鄉居不仕，即隱居。《晏子春秋·問上二》：「晏子辭，不為臣，退而窮處。」紀：古代紀年方式，以一紀為十二年。〔三七〕南畝：泛指農田。《詩經·豳風·七月》：「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索綯：搓製繩索。息：休息。全句典出《豳風·七月》：「晝爾於茅，宵爾索綯。」意為，白天割取茅草，晚上搓成繩子。作者借此以寫隱居窮處之艱辛。〔三八〕鵲鴝：鵲鴝科鳥類之通稱，常見多為白鵲鴝，栖息於草地、河湖邊及沿澤地以昆蟲為食。《詩·小雅·棠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鴝鴝：鳥名，即貓頭鷹，常用以比喻貪惡之人。《詩·豳風·鴝鴝》：「鴝鴝鴝鴝，既取我子，無毀我室。」〔三九〕遠：疏遠。子荊：為晉孫楚之字，曾任參軍，時人有「天才英博，亮拔不群」之讚語。美：良德美譽。羌：句首發語詞。草澤：草野山澤，指民間。晉左思《咏史》之七：「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四〇〕昧：糊塗，不明事理。全句言己並非愚昧之士，只是想從前代賢哲的事蹟中得到啓發和驗證。〔四一〕耕穫：耕種與收穫。《易·無妄》：「不耕穫，不菑余，則利有攸往。」懷寶：懷藏珍寶，比喻人有才德。〔四二〕畎畝：亦作「畎畝」，即田野。《國語·周語下》：「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後引申為民間。閔（mǐn）：寂靜無人。闇（àn）：昏暗落寞貌。〔四三〕樊須：一名遲，字子遲，春秋末齊國人，一說魯國人，孔子弟子，勤學好問，多次向孔子問「仁」、「知」及「崇德、修慝、辨惑」等問題。請稼：請教稼穡之事。諷（fēng）：譏笑。聖人：即孔子。《論語·子路》：「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繼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四四〕摯：即伊尹，商代莘（今山東莘縣）人，湯妻有莘氏的陪嫁奴隸，湯擢用伊尹秉政，佐湯滅夏，後輔佐卜丙、仲壬二王。有莘：古國名，故址在今河南陳留東北（一說在今山東曹縣北）。全句用伊尹遇商湯之事。〔四五〕溺耦沮（jǐ）：此用隱者桀溺與長沮避世耦耕的典故，事見《論語·微子篇》。〔四六〕秉：秉持。經德：經世之信念。不回：不改初心。〔四七〕飛揚：形容心神不安。披離：散亂貌。疚懷：傷心；憂慮。〔四八〕亂曰：古人曲終為亂。用在賦中，有揭示主題、總攬全篇之效。跂跂（qǐqǐ）：比喻摸索前行。〔四九〕窺（chuāng）：通「賴」，音同而義通。色赤為「賴」。《詩經·周南·汝墳》：「魴魚賴尾，王室如毀。」相傳魴魚尾本白，因過分勞苦而變赤，此喻人之勞苦國事。窺，原作「窺」，《歷代賦彙》《元文類》亦誤作「窺」，今據上下文義改。〔五〇〕終：極也，即達到極致。反：同「返」，即返回本初狀態。《呂氏春秋·博志》：「全則必缺，極則必反。」張：緊張。遲：鬆弛。〔五一〕瑛（yīng）：同「俟」，等待。〔五二〕庠（xiāng）：低矮貌。阿：曲折貌。險：不平貌。詭：多變貌。〔五三〕貞途：平安的路途。安行：平安地行走。易：改變。厥：代指「貞途安行」。止：停息。〔五四〕優哉遊哉：安適貌，形容從容自得，悠閒無事。《詩·小雅·采芣》：「優哉遊哉，亦是戾矣。」自矢：猶自誓，立志不移。

李翼，字仲羽，太平路當塗縣（今安徽省當塗縣）人。與兄習齊名江左，世稱二李。元統三年（一三三五）中江浙鄉試，歷官教授。今收賦一篇，選自《全元文》卷一四六四，校以元刻《類編歷舉三場文選古賦》卷八。

龍馬圖賦 元統乙亥江浙鄉試

龜極立，義皇出；盛德昭，皇風赫。至和儲精，大道發蹟。荅河演漾，厥有神物。龍邪馬邪，奇變不測。實所以開萬世言語文字之源，著萬代文明休祥之績。想其毛骨絕塵，逸氣空群，赭汗噴血，玄蹄躡雲。以為龍則軒軒驪黃之神駿，以為馬則矯矯頭角之崢嶸。豈馬高乎八尺，亦以龍而見稱。拳背毛以成圖，洩道妙於難名。得神驂而氣御，列奇陽而偶陰。是圖也，一六北水，二七火南，三八東木，四九西金，土宅厥中，五生十成。中虛五而暨十，各二十之陰陽，兩儀生而不息。以一二三璣衡。皇覽之而載嘻，曰吾取法以作《易》，謂太極之奚存？中虛五而暨十，各二十之陰陽，兩儀生而不息。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之所得也。析四方之合，補四隅之空者，八卦之所宅也。皇闡之以示人，契天心而為一。發冥冥於昭昭，曾何假於智力。後至夏后，溫洛紘紘，神龜負書，背具綠文。宣尼贊《易》，《圖》《書》並云。時有先後，理無古今。此靜對待，彼動流行，龍馬固神，而龜亦靈。假以呈象，《圖》《書》一心。或有詰予者曰：子於《圖》信詳矣，而於龍馬未有所辨，何居？予曰：在乾稱龍，抑又稱馬。變化健行，象兮特假。安得見義皇於先天，聞諸形而上者。



傳說中的龍馬圖（亦名「洛書」）



【校注】

「一」龍馬圖：傳說中龍馬背負之圖，即《河圖》。《易·繫辭上》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古之學者多以《龍馬圖》為聖人作「八卦」之據。《書·顧命》：「天球，河圖」。《傳》云：「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鄭道元《水經注·河水一》：「粵在伏羲，受龍馬圖於河，八卦是也。」元刻《類編歷舉三場文選古賦》卷八元統乙亥（一三三三）江浙鄉試試卷收錄有本賦，初考官劉縣尉錫，同考官劉縣尹性有批語贊之。本賦獲元統乙亥江浙鄉試第二十五名。參加元統乙亥江浙鄉試作有《龍馬圖賦》且傳世者，還有鮑恂、陳中、趙倣、趙森、魯貞。「元統乙亥江浙鄉試」原作「後至元元年」，據元刻《類編歷舉三場文選古賦》卷八改。「二」鼈極：神話傳說中指女媧斷鼈足所立四極之天柱。漢劉安《淮南子·覽冥訓》：「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於是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鼈足以立四極。」漢高誘注：「鼈，大龜。天廢頓以鼈足柱之。」義皇：傳說中原始社會早期帝王，即伏羲氏。據傳其統治時代為太平之世。揚雄《劇秦美新》：「厥有雲者，上罔顯於義皇。」李善注：「伏羲為三皇，故曰義皇。」盛德：盛大高尚之德行。《易·繫辭上》：「日新之謂盛德。」昭：卓著。皇風：君王之教化。班固《東都賦》：「觀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赫：顯著。「三」至和：極和諧、安順。《大戴禮記·王言》：「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漢賈誼《新書·服疑》：「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予民，至美至神進之帝。」儲精：蓄養精神。漢揚雄《甘泉賦》：「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恩，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大道：正道、常理，指最高的治世原則，包括倫理綱常等。《禮記·禮運》：「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發蹟（*z*）：謂顯露其幽深難見者。「四」滎河：河水名，在今河南省滎陽市。《玉海·星經》：「滎河獻錄，溫洛呈書。」疑「滎河」當作「滎河」，為古黃河之支流，故址在今山西萬榮縣滎河村。《文心雕龍·正緯第四》：「贊曰：滎河溫洛，是孕圖緯。神寶藏用，理隱文貴。」胡謚《成化》山西通志：「滎河縣，古綸地，夏后少康邑。……宋真宗祀汾陰，有滎光溫河之瑞，遂改曰滎河。縣置慶成軍，尋廢，以縣屬河中府。金置滎州。元仍為滎河縣。」演漾：水波蕩漾。厥有神物：謂「龍馬負圖」。龍馬為傳說中之神物，龍頭馬身，有祥瑞之氣。《尚書中候·握河紀》：「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禮記·禮運》：「故天降靑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五」奇變不測：指龍馬變化莫測。「六」休祥：吉祥。「七」毛骨絕塵：指龍馬之體態清峻，卓然不凡。逸氣空群：龍馬之精神氣質超逸不群。赭汗噴血：此以大宛汗血馬比龍馬。《史記·大宛列傳》：「漢武帝時」得烏孫好馬，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八」軒軒：高揚、飛舉貌。驪黃：黑色馬與黃色馬，此泛指馬。矯矯：英勇、威武貌。頭角：額頭、額角。崢嶸：顯露，突出。「九」周禮·夏官·廋人：「馬八尺以上為龍。」此句以上皆謂龍馬之得名。「一〇」此言龍馬皮毛拳曲形成圖案，顯示的大道精妙難以名狀。拳，彎曲貌。洩，同「泄」，洩露。「一一」神駉：以神明為駉乘。駉乘又稱車右，由武士充任，負責警衛。《漢書·文帝紀》：「乃令宋昌駉乘。」顏師古注：「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駉乘。」氣御：以六氣為御

者。列：排列。奇陽而偶陰：古人以偶奇之數對應陰陽，故奇數為陽，偶數為陰。《白虎通·嫁娶》：「七歲之陽也，八歲之陰也，七八十五，陰陽之數備。」

「一二」此依宋人之「河圖」解《龍馬圖》。《易·繫辭傳》：「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鄭玄以為：天數即一、三、五、七、九之奇；地數即二、四、六、八、十之偶。五位即五行所對應之方位。一、二、三、四、五謂之「生數」，各益之五，得六、七、八、九、十，謂之「成數」。以一、六配水，位於北方；以二、七配火，位於南方；以三、八配木，位於東方；以四、九配金，位於西方；以五、十配土，位於中央；宋代理學家乃據天地生成之數畫出「河圖」（如邵雍之《十數圖》）。今之彝族亦存「五生十成圖」。

「一三」繫繫：行列分明貌。井邑：猶里邑，即今之鄉村。粲粲：鮮明廣闊貌。星宿：二十八宿，此泛指列星。璣衡：北斗七星為天樞、天璿、天璣、天權、玉衡、開陽和瑤光，古人乃以「璣衡」代稱北斗七星。

「一四」皇：義皇。見注「二」。載嘻：愉悅貌。取法以作《易》：謂伏羲依照「河圖（龍馬圖）」之法而成《易》之「八卦」。以此故，「河圖」亦稱「皇圖」。太極：本指原始的混沌之氣。《易·繫辭上》：「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文中所謂「太極」乃一切事物最高之源起。

「一五」虛：居也。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虛，猶聚也，居也。」暨：和、與。兩儀生而不息：謂陰陽相互運轉，萬物生生不息。《易·繫辭上》：「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唐孔穎達疏：「不言天地而言兩儀者，指其物體；下與四象（金、木、水、火）相對，故曰兩儀，謂兩體容儀也。」即以天地之數一至十，排成「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朱熹《周易本義》）之方位。奇數為陽，偶數為陰，兩儀之數為四十，陰陽各二十。

「一六」四象：指春、夏、秋、冬四時。體現於卦上，則指少陽、老陽、少陰、老陰四種爻象。《易·繫辭上》：「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一七」析：分開。四方之合：指東、北、西、南四個方位。四隅之空：即東西南北四個方位之空位，分別為：東南、東北、西南、西北，由此確立八卦所對應之八個方位。八卦之所宅：謂八卦之位置確立，從而形成「先天八卦圖」（即「河圖」），為宋人邵雍所傳。《說卦傳》：「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一說「不」為衍文）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朱熹《周易本義》卷首：「邵子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為順，自巽至坤為逆。」

「一八」闡：闡明。契：契合。天心：上天意志。「一九」發：啓發。冥冥：昏暗渺茫貌。昭昭：明白顯著貌。「二〇」夏后：即夏禹。溫洛：古代傳說，謂王者如有盛德，則洛水先溫，故稱「溫洛」。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正緯》：「贊曰：榮河溫洛，是孕圖緯。」紘紘：繁多而雜亂貌。神龜負書，背具綠文：指洛書之傳說。《書·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孔傳：「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按：「綠」疑為「錄（籙）」之誤。《隋書·天文志上》：「榮（榮）河獻籙，溫洛呈圖」。

「二一」宣尼贊《易》：指孔子作《易傳》事，然今人或有不同看法。漢平帝元始元年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後因此稱孔子為宣尼。相傳孔子作《易傳》七種十篇，稱「十翼」。《漢書·藝文志》謂「孔氏為之《象》《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圖》《書》：分別指「河圖」、「洛書」。

「二二」對待：面對。龜：背負「洛書」之神龜。

「二三」假：借。呈象：呈現真相。一心：一致。以上三句，乃作者總結性陳言。謂一切圖像、文字資訊雖有時間上之順序，然

所言之理卻古今無別，唯有以靜觀動方能洞徹真理。是故，於理，《圖》與《書》始終一致。〔二四〕何居：何故，為詭怪之辭。〔二五〕在乾稱龍：謂《乾卦》各爻均以龍為釋，如「初九，潛龍勿用」等。抑又稱馬：即《易·說卦》所云「乾為馬」。〔二六〕變化健行：龍之象變化莫測，馬之象剛健不輟。此處作者闡釋了龍、馬皆可稱乾的道理，即龍、馬昭示了乾卦之精神，所以被借用為象。〔二七〕先天：《易》學術語，指伏羲所作之《易》。宋羅泌《路史·發揮一·論三易》：「伏羲氏之先天，神農易之為中天；神農之中天，黃帝易之為後天。豈非《易》道廣大，變通不窮，有非一法之所能盡？」形而上：儒家哲學中指無形或未成形體之物，與有形或已成形之物「形而下」相對而言。《易·繫辭上》：「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危素（一三〇三—一三七二），字太樸，號雲林，撫州金溪（今江西省金溪县）人，一作臨川（今江西撫州）人。四歲開始讀書，十五歲通五經大

旨，受知於南臺中丞張起巖，遂偕同人京，眾人競相引薦。元順帝至正元年（一三四一），授經筵檢討，參與修撰選、金、宋三史及注《爾雅》。此後由國子助教累任翰林編修、太常博士、兵部員外郎、監察御史、工部侍郎、大司農丞、禮部尚書、御史臺治書侍御史、中書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等。至正二十四年（一三六四），出為嶺北行省左丞，次年即棄官。至正二十八年（一三六八）閏七月，元順帝逃亡大漠，帖木兒不花監國，復起危素為翰林學士承旨。八月，明軍攻入北京，危素乃趨所居報恩寺，入井，寺僧大梓力挽起之。明太祖洪武二年（一三六九），授翰林侍講學士。洪武三年（一三七〇），兼弘文館學士。後以亡國之臣免職，謫居和州，守余闕祠。洪武五年（一三七二），鬱鬱而終，年七十歲。危素早年曾從祝蕃、李存學習陸學，亦曾從吳澄、范梈研討詩文。著有《說學齋稿》四卷（一作十卷）、《雲林集》三卷、《危太樸文續集》十卷、《草廬年譜》二卷。事蹟見《明史》卷二八五。本書收危素賦四篇，選自《全元文》卷一四八六魏崇武校點危素文，校以康熙三十八年王氏孝慈堂抄本《說學齋稿》、乾隆二十三年刻本《危學士全集》、一九四一年吳興劉氏嘉業堂刻《危太樸文集》。

別友賦 送葛子熙癸酉元統元年〔一〕

余生楚南之窮邦兮，嗟不逮乎古之人〔二〕。執簡策以永歌兮，視前行之逡巡〔三〕。悵風氣之日凋兮，衆糅雜乎滓穢〔四〕。獨涼涼而奚適兮，虞諱言之交至〔五〕。能服仁而蹈義兮，雖顛沛庸何傷〔六〕！顧操踐之或怠兮，悲絲染之玄黃〔七〕。思驂雲螭以高馳兮，下覽觀乎四海〔八〕。帶玉璐而佩寶劍兮，劃長嘯乎天之外〔九〕。值美人於丹丘兮，云抱樸之來孫〔一〇〕。朝吸上池之沆瀣兮，夕掇玄圃之芳蓀〔一一〕。獵六籍之精華兮，悲黃農之不吾待〔一二〕。並匪匪之良馬兮，欲導車輪而言邁〔一三〕。有疑義而與析兮，且交修乎予之慝〔一四〕。豈私情之昵比兮，將以緝乎道德〔一五〕。懷夫子之固窮兮，雖制義而自安〔一六〕。顧甘旨之或缺兮，寧孝子之所歡〔一七〕？念一門之孤惸兮，而衣食之莫具〔一八〕。汨奔走於泥塗兮，歲冉冉焉遲莫〔一九〕。輟彭澤之孤權兮，爰東憩乎錢唐〔二〇〕。撫句踐之故墟兮，吊臺觀之榛荒〔二一〕。颺高帆以度海兮，仍群仙於雲隔〔二二〕。凌博桑而遐矚兮，浴赤曦之曄曄〔二三〕。盼梅梁而太息兮，企聖賢於

諸馮^{〔四〕}。何三千歲之寥寥兮，大運若是其汗隆^{〔五〕}。繁娛遨之足樂兮，傷馳驅之勞勩^{〔六〕}。扇朱光於炎宇兮，安得激清風而來^{〔七〕}。旋輕輶於汝濱兮，將同采乎芻藿^{〔八〕}。玩曾峰於翠雲兮，射麋鹿以為樂^{〔九〕}。

亂曰：子何為行兮，吳越之鄉兮。韶音之鏘鏘兮，矯首以望虞皇兮^{〔一〇〕}。邈矣夏禹，海芒芒兮^{〔一一〕}。哀民生兮，曷時而康兮^{〔一二〕}！

【校注】

〔一〕葛子熙：元代學者，江西臨川人，與危素、迺賢、陳旅等著名士人多有交遊。生平事蹟不詳。元陳旅《安雅堂集》卷三有《題葛子熙行卷》詩：『為愛臨川葛子熙，奎章學士故題詩。交遊盡識性情好，江海相逢歲月遲。白雨連村親舍冷，丹楓明浦客舟移。阿洪舊宅湖陰近，遲子重來理釣絲。』癸酉元統元年：即公元一三三三年，為元惠宗執政時期。〔二〕楚南：危素為江西金溪人（一作臨川人），故有此說。逮：及，趕上。楚國在古代為蠻夷之地，非人文鼎盛之地，故危素乃謂不逮古人。〔三〕簡策：竹簡、木牘所編成冊之古書。永歌：同咏歌。逡巡：徘徊不前，欲行又止貌。〔四〕悵：失意貌。風氣：風尚習氣。糝雜：混雜。滓穢：污穢。〔五〕涼涼：寂寞冷落貌。《孟子·盡心下》：『行何為蹢躅涼涼？』朱熹集注：『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虞：憂慮。交至：竟相到來。〔六〕服仁而蹈義：即順從仁義行事。顛沛：困頓挫折貌。《論語·里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七〕操踐：操行踐履。怠：懈怠。悲絲染之玄黃：這裏指作者悲嘆自己受到世俗風氣的影響。《呂氏春秋·當染》：『墨子見染素絲者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八〕駉：駕馭。雲螭：傳說中龍的別稱。《文選·郭璞〈遊仙詩〉之四》：『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呂延濟注：『雲螭，龍也。』〔九〕玉璐：美玉。劃：象聲詞，同劃劃。宋梅堯臣《觀博陽山火》詩：『炎炎赤龍奔，劃劃陰電笑。』〔一〇〕值：邂逅，遇上。丹丘：乾隆本作「丹邱」，傳說中神仙所居之地。《楚辭·遠遊》：『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王逸注：『丹丘，晝夜常明也。』抱樸：持守本真，不為外物所誘惑。《老子》：『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來孫：玄孫之子，從自身算起的第六代，亦泛指遠孫。《爾雅·釋親》：『孫之子為曾孫，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云抱朴之來孫：抱朴，即葛洪，東晉著名道士、煉丹家，自號「抱樸子」，著有《抱樸子》一書。〔一一〕上池：即上池之水，未及地面的天然水，後用以名佳水。《史記·扁鵲倉公列傳》：『（長桑君）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索隱：『案舊說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取之以和藥，服之三十日，當見鬼物也。』「沉澆：夜間的水氣，露水。《楚辭·遠遊》：『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王逸注：『《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冬飲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掇：拾取；摘取。玄圃：傳說中崑崙山頂的神仙居處，中有奇花異石。芳蓀：香草名。南朝宋謝靈運《入彭蠡湖口作》詩：『乘月聽哀猿，浥露馥芳蓀。』〔一二〕六籍：即六經。《文選·班固〈東都賦〉》：『蓋六籍』



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言焉。」李善注：「六籍，六經也。」黃農：傳說中的古帝王黃帝與神農。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栖逸》：「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一三〕匪匪：通「駢駢」，車馬行走不停貌。《禮記·少儀》：「車馬之美，匪匪翼翼。」孔疏：「匪讀曰駢。駢駢翼翼者，皆是車馬之形狀。」匪匪，乾隆本作「駢駢」。導：引。導，乾隆本作導。言：助詞，無實義。言，康熙本作「行」。邁：遠行。《詩經·國風·邶風·泉水》：「載脂載牽，還車言邁。」〔一四〕賦文意為：產生疑問應當與友人共同剖析，並且請其多方指正自己的錯誤。疑義而與析：與，一起；析，剖析。語出晉陶淵明《移居兩首》（其一）：「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交修：多次修治。《書·說命下》：「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孔傳：「交，非一之義。」孔穎達疏：「令其交更修治己也。」慝（*tì*)：邪念，惡念。〔一五〕昵比：親昵，親近。《書·泰誓中》：「播棄犂老，昵比罪人。」緝（*ji*)：會通。緝，乾隆本作「揖」。〔一六〕夫子之固窮：語本《論語·衛靈公》：「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制義：制宜，裁斷適宜。《易·恒·象》：「夫子制義，從婦凶也。」自安：自安其心；自以為安定。《荀子·王霸》：「故人主天下之利執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一七〕甘旨：美味之食品，這裏特指奉養雙親的食物。〔一八〕孤悻（*qiōng*)：孤獨。悻，同「榮」。唐陳子昂《上軍國利害事·出使》：「仁愛足以存恤孤悻，賢明足以進拔幽滯。」衣食之莫具：衣食不能充足。〔一九〕汨：迅疾貌。冉冉：漸進貌，形容時光漸漸流逝。《文選·屈原〈離騷〉》：「老冉冉其將至今，恐脩名之不立。」遲莫：比喻年老衰弱。〔二〇〕輟：捨棄。輟，乾隆本作「掇」。彭澤：本為縣名，漢代始設，在今江西省北部。晉陶潛曾為彭澤令，因以「彭澤」借指陶潛。澤，乾隆本作「蠡」。孤權：即孤舟。孤，乾隆本作「桂」。東憩：往東棲息，錢塘在彭澤之西，故有此說。錢唐：即「錢塘」，今浙江省杭州市。此句以陶潛事喻葛子熙歸隱錢塘之事。〔二一〕句踐：又名莢執，春秋末越國國王。為吳王夫差敗，率殘軍五千，退守於會稽山。臥薪嘗膽，終在十年後敗吳稱霸。臺觀：指樓臺館閣等高大大建築。榛荒：指草木叢雜荒穢之處。〔二二〕颺：同「揚」。仍：因襲，這裏指跟隨，受人指教。隴，同「鳥」，《漢書·司馬相如傳》引《上林賦》：「阜陵別隴。」顏師古注：「郭璞曰：隴，水中山也。」〔二三〕凌：升，高出。搏（*bó*)桑：即「扶桑」，本為神話中樹木名。《山海經·海外東經》：「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遐矚：遠望。赤曦：朝霞。矚（*zhu*)：「矚矚」同「矚矚」，明亮貌。〔二四〕盼：看。梅梁：指會稽廟的大梁。《太平御覽》卷一八七引《吳越春秋》曰：「夏禹廟以梅木為梁。」又卷九七〇引漢應劭《風俗通》：「夏禹廟中有梅梁，忽一春生枝葉。」太息：長嘆。企：踞脚看，即盼望。諸馮：古地名。《孟子·離婁下》：「舜生於諸馮。」楊伯峻注：「諸馮，傳說在今山東荷澤縣南五十里。」又，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山西三·平陽府》：「又諸馮山，在縣東北四十里，《孟子》云舜生諸馮，蓋即此。」又，《嘉定》刻錄《卷一錄王銍《修學碑》》：「（嶽）邑東餘姚有諸馮之地，舜所生也。」因孟子稱舜為東夷之人，結合本篇文意，應以最後一說為正。〔二五〕寥寥：空寂貌。大運：氣運，時運。汙（*wū*)隆：升與降，常指世道的盛衰或政治的興替。唐劉知幾《史通·載言》：「國有否泰，世有汙隆。」

「二六」繫(ㄨㄣˋ)：發語詞，用同「惟」、「是」。媵(ㄨㄥˋ)：遊。嬉戲、遨遊。勞勩(ㄨㄣˋ)：勞苦。「二七」扇朱光於炎宇：謂扇動炎夏日光的炽熱。宋朱熹《感興八首》其一：「朱光遍炎宇，微陰眇重淵。」宋熊節《性理群書句解》：「赫赫日光遍滿炎宇，陽之盛也。炎宇，夏天也。」激，鼓動。「二八」輕輶(zhōu)：指輕車。輶，車轅。汝濱：當指浙江錢塘、會稽等地，為作者友人葛子熙所處之地。芄(xian)：芄菜，一年生草本植物，莖細長，葉橢圓形，開綠白色或黃綠色小花，莖和葉可食。藿：豆類植物之葉。「二九」曾(céng)峰：重疊的山峰。翠雲：山峰名，原注語「金谿有翠雲峰」。為乾隆本作「自」。「三〇」韶音：韶音，韶鳳、韶樂，韶鈞均謂舜樂，詩詞中用以泛稱廟堂之樂。虞皇：即舜帝，建國號為有虞，故又稱虞舜。「三一」邈：遙遠貌。夏禹：傳說中的古代帝王，姞姓，亦稱大禹，夏禹，戎禹，文命。芒芒：同「茫茫」。「三二」康：安康。

(劉建立、曾建華)

三節堂賦 乙酉至正五年

稽受氏於高堂兮，奠俛輦之攸居。際神元之興運兮，肆強暴而攘除。偉令子之儼儼兮，從世皇以平吳。匪徒戮力於戰陳兮，陳征討之訏謨。信直道以迕時兮，轉漕輓於番禺。屬群盜之交熾兮，集草間而嘯呼。阨險隘以弄兵兮，值陸梁之兇渠。矢赤心而奮鬪兮，凜英烈而莫渝。俄勢窮以被執兮，必臨難而捐軀。慘海霧之陰翳兮，岫山鬼而乘狐。嗟良配之嫠居兮，歷三紀而有余。撫青鏡以含悲兮，收涕泗於衣裾。哀孤惛於幼稚兮，念生我之勞劬。憫無父之何怙兮，賴慈母之攜扶。嬰疾疢以莫瘳兮，吾豈愛於肌膚。刳股肉以和藥兮，欣沈痼之獲蘇。世驚嘆乎忠義兮，作人紀之良樞。表三節以詠歌兮，峙堂構於東湖。葆遺器以櫝藏兮，矧緹襲乎詩書。惟延祐之后皇兮，思蒐羅於文儒。爰趾美於高科兮，羌簪笏之滿家。振羽儀於天朝兮，流四海之名譽。匪顯庸之足誇兮，拯黎庶於泥塗。雖余文之骫骳兮，揭潛德以張鋪。信天道之孔昭兮，式原本於厥初。

【校注】

「一」三節堂：危素同僚俛玉立堂屋名。全篇追本溯源，贊譽俛氏之「忠、貞、孝」三節，以明「三節堂」之緣由。俛氏乃高昌王國世家大族，屬維吾爾族，因世居俛犂河上，便以俛為氏。元歐陽玄撰有《高昌俛氏家傳》，是有關俛氏及高昌回鶻王國之重要史料。俛玉立為元代著名詩人，字世玉，號止堂(或作止庵)。其族隨蒙古大軍進入中原，祖父、父親歷任各地，父親官至吉安路達魯花赤。俛玉立兄五五人均以儒業起家，先後登進士第。俛玉立為元仁宗延祐五年(一三一八)進士，授秘書監著作佐郎，歷翰林待制、河東肅政廉訪司僉事。至正九年(一三四九)為泉州路達魯花赤，後遷湖廣僉事、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使。俛玉立有詩名，在泉州路達魯花赤任上，考求圖志，搜訪逸聞，請人撰有《清源續志》二十卷。《元詩選》三集選入其詩十三首，題為《世玉集》，當系顧嗣



立所輯。乙酉至正五年：一三四五年。〔一〕稽〔三〕：稽首。古代禮節，跪下，拱手至地，頭也至地。受氏：獲得僕氏之

號。莫：祭奠。僕〔x〕：犖部族。世居蒙古高原之僕犖河，乃以僕名氏，明不忘本之意。歐陽玄《高昌僕氏家傳》：「瞰

欲谷子孫既世為偉兀貴臣，應為韋兀人。又嘗從其主居僕犖河上，子孫宗瞰欲谷為始祖，因以僕為氏焉，以河名也。」柳貫《三節堂

詩》：「高昌僕犖部，族望維世卿。濟濟効臣順，振羽蓬王庭。服襲鄒魯化，將由仁義行。因茲命僕氏。本其所從生。再世表三

節，秉心存一誠。若昔淮安王，受詔始南征。」攸居：所居。〔三〕際：適逢其時。神元：指元朝。興運：時運昌隆。肆：

突襲。《詩·大雅·皇矣》：「是伐是肆。」鄭箋：「肆，犯突也。」攘除：消除。據《高昌僕氏家傳》等史料載，僕玉立曾伯祖批里

帖木爾因征討有功，被聘為諸王子師傅，後隨軍對金朝作戰，平定河南，任河南等處軍民達魯花赤。僕玉立曾祖父岳璘

對他人之子的美譽，意如賢郎。傲儻〔ti tǎng〕：卓異不凡。從世皇以平吳：指僕玉立祖父合刺普華從元世祖忽必烈御使元帥

伯顏伐宋平定江南之事。事見《元史·忠義傳一·合刺普華傳》。又，《高昌僕氏家傳》哈刺普華：「天兵南向，饋運繁興，被選為

行都漕運使。帥諸翼兵萬五千人從事，飛芻輓粟，夜警晨嚴，軍資以濟。南北混一，與有功焉。」〔五〕戰陳：同「戰陣」。乾隆

本作「戰陣」。計〔x〕：謀。大計。《詩經·大雅·抑》：「計謀定命，遠猶辰告。」毛傳：「計，大；謀，謀。」〔六〕迕時：違背

時俗。轉漕輓：「轉漕輓輪」之省，即水陸運輸。胡三省《資治通鑑音注》：「水運曰漕，陸運曰輓。」番禺：縣名，在廣州市南

郊。此指合刺普華因受權相阿合馬攻許，降任廣東轉運鹽使，兼管外蕃市舶之事。〔七〕屬：正值，正趕上。交熾：猖獗。

此句事承上文，指合刺普華於廣東任上討平陳良臣、歐南喜等劇盜，功冠諸將之事。〔八〕陸梁：地名。秦時稱五嶺以南為陸

梁地。《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司馬貞《索

隱》：「謂南方之人，其性陸梁，故曰陸梁。」張守節正義：「嶺南之人多處山陸，其性強梁，故曰陸梁。」兇渠：凶徒之首領。《高

昌僕氏家傳》：「群盜歐南喜僭王號，偽署丞相，招討，衆號十萬。（哈刺普華）因圖上其山川形勢及攻取之策三十餘條，建言：

「搦刈弗亟，其勢長聲生，蔓延未已。」遂與都元帥課兒伯牙、宣慰都元帥白佐、萬戶王守信等分兵搃之，功最諸將。」〔九〕本句

言合刺普華力戰群賊，英勇不屈。矢：通「誓」。《高昌僕氏家傳》：「比至東莞，博羅二界中，遇劇賊歐鍾等橫絕石灣，其鋒銳甚。

於是慷慨語其下曰：「軍饑，重事也。望風退縮，以誤國計，吾弗為也。」即身先士卒，且戰且行。矢竭馬傷，徒步格鬥，踣數十人，

勇氣益厲。」〔一〇〕此言合刺普華被俘遇害事。《高昌僕氏家傳》：「以衆寡不敵，為所執。賊欲奉之為主，罵曰：「吾方嶽重

臣，肯從汝為逆耶？」正有死耳。」遂遇害於中心岡。」〔一一〕詭〔jiào〕：通「叫」。山鬼，山中的神女，屈原《九歌·山鬼》描寫了

一位「思公子兮徒離憂」女子，「乘赤豹兮從文狸」在山中徘徊，這裏借指哈刺普華的妻子希臺特勒氏。〔一二〕良配：謂合刺

普華之妻希臺特勒氏。楚〔三〕居：寡居。楚原作「婺」，據乾隆本，《歷代賦彙》卷七十八、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康熙》江西通志》

普華之妻希臺特勒氏。楚〔三〕居：寡居。楚原作「婺」，據乾隆本，《歷代賦彙》卷七十八、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康熙》江西通志》

普華之妻希臺特勒氏。楚〔三〕居：寡居。楚原作「婺」，據乾隆本，《歷代賦彙》卷七十八、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康熙》江西通志》

普華之妻希臺特勒氏。楚〔三〕居：寡居。楚原作「婺」，據乾隆本，《歷代賦彙》卷七十八、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康熙》江西通志》

普華之妻希臺特勒氏。楚〔三〕居：寡居。楚原作「婺」，據乾隆本，《歷代賦彙》卷七十八、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康熙》江西通志》

普華之妻希臺特勒氏。楚〔三〕居：寡居。楚原作「婺」，據乾隆本，《歷代賦彙》卷七十八、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康熙》江西通志》

卷一百四十六所錄《三節堂賦》改。三紀：即三十六年。古代紀年，一紀為十二年。《高昌俛氏家傳》：「希臺特勒封高郡太夫人，盛年寡居，貞操凜凜，義方有嚴。」[一三]青鏡：青銅做的鏡子。涕泗：眼淚和鼻涕。[一四]孤惻(qiāng)：本指孤獨之人，此指合刺普華之遺孤。《高昌俛氏家傳》：「(哈刺普華)二子：長曰俛文質，次曰越倫質。生我：即生我者，指父母。」

勞劬(qū)：勞苦。[一五]何怙(hù)：謂無依無靠，後亦指喪父。《詩·小雅·蓼莪》：「無父何怙，無母何恃？」以上三句言合刺普華遺孀希臺特勒氏終居生活之悲涼及其品質之貞潔賢良。[一六]嬰：遭受。疾疢(chèn)：泛指疾病。瘳(chōu)：病癒。愛：吝惜。[一七]封(kūn)：割取。股，乾隆本作「肱」。沈痼：即沈痾，積久難治之疾。[一八]人

紀：人倫，為人之綱常。《尚書·伊訓》：「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孔安國傳：「言湯始修為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流」。撫(mǒ)：古同「模」，即模範。以上三句言俛文質為治癒母病，割肉入藥之事。《高昌俛氏家傳》：「文質甫十歲，割股以愈母疾，粵之人士謂忠、貞、孝三節備於一家，故相與繪為圖而傳觀之。」[一九]表：表彰。三節：即忠、貞、孝三節。《高昌俛氏家傳》：「粵之人士謂忠、貞、孝備於一家，故相與繪為圖，傳觀之。」峙：建立。堂構：房舍。東湖：這裏指的南昌東湖，位於今江西省南昌市中心。《高昌俛氏家傳》：「(俛文質)既而引年休致，家於豫章東湖之上。」湖原作「吳」，據乾隆本，《歷代賦彙》(康熙)江西通志改。

囊(康熙)江西通志改。[二〇]葆：珍藏。遺器：先祖所遺之器物。積藏：用木柜收藏。矧：亦。緹(ㄊ)：猶什襲。謂用赤色繒把物品重重包裹起來。《後漢書·應劭傳》：「宋愚夫亦寶燕石」李賢注引《闕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父齋七日，端冕之衣，釁之以特牲，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甃不殊。」後因謂鄭重珍藏為「緹襲」。」[二一]延祐：元仁宗字兒斤。愛育黎拔力八達之年號。后皇：皇帝。文儒：文士。仁宗於皇慶二年(一三一三)農曆十月，要求中書省議行科舉。同年農曆十一月十八日(一三一三年十二月六日)，正式下詔恢復科舉。仁宗延祐元年(一三一四)農曆八月二十日，全國舉行鄉試，一共錄取三百人，乃有元一代之盛舉。

[二二]趾美：謂繼承發揚前輩之事業和美德。唐韓愈《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若既克自敬勤，及先人存，趾美進士，續聞成宗，唯服任遂功，為孝子在不怠。」羌：發語詞。簪笏：冠簪和手版，古代官員常用之物。俛玉立兄弟五人均以儒業起家，先後登進士第，故有此說。[二三]羽儀：比喻居高位而有才德，被人尊重或堪為楷模的人。《易·漸》：「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孔穎達疏：「處高而位不以位自累，則其羽可用為物之儀表，可貴可法也。」[二四]顯庸：(功德)顯著。庸，通用「用」，一說通「融」。《國語·周語中》：「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製天下，自顯庸也。」三國章昭注：「庸，用也，謂為天子造制度，自顯用於天下。」清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兩字一義而誤解例」：「顯、庸二字亦同義。庸讀為融，下文穀洛鬪章「顯融昭明」，彼作顯融，此作顯庸，一也。《鄭語》「命之曰祝融」，章注「融，明也。」然則顯、融二字，止是一義。」[二五]翫(we)：謂文筆紆曲或委靡無風骨。《漢書·枚皋傳》：「其文翫散，曲隨其事，皆得其意。」張輔：彰顯。[二六]孔昭：十分顯著彰

顯。謂用赤色繒把物品重重包裹起來。《後漢書·應劭傳》：「宋愚夫亦寶燕石」李賢注引《闕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父齋七日，端冕之衣，釁之以特牲，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甃不殊。」後因謂鄭重珍藏為「緹襲」。」[二一]延祐：元仁宗字兒斤。愛育黎拔力八達之年號。后皇：皇帝。文儒：文士。仁宗於皇慶二年(一三一三)農曆十月，要求中書省議行科舉。同年農曆十一月十八日(一三一三年十二月六日)，正式下詔恢復科舉。仁宗延祐元年(一三一四)農曆八月二十日，全國舉行鄉試，一共錄取三百人，乃有元一代之盛舉。

[二二]趾美：謂繼承發揚前輩之事業和美德。唐韓愈《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若既克自敬勤，及先人存，趾美進士，續聞成宗，唯服任遂功，為孝子在不怠。」羌：發語詞。簪笏：冠簪和手版，古代官員常用之物。俛玉立兄弟五人均以儒業起家，先後登進士第，故有此說。[二三]羽儀：比喻居高位而有才德，被人尊重或堪為楷模的人。《易·漸》：「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孔穎達疏：「處高而位不以位自累，則其羽可用為物之儀表，可貴可法也。」[二四]顯庸：(功德)顯著。庸，通用「用」，一說通「融」。《國語·周語中》：「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製天下，自顯庸也。」三國章昭注：「庸，用也，謂為天子造制度，自顯用於天下。」清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兩字一義而誤解例」：「顯、庸二字亦同義。庸讀為融，下文穀洛鬪章「顯融昭明」，彼作顯融，此作顯庸，一也。《鄭語》「命之曰祝融」，章注「融，明也。」然則顯、融二字，止是一義。」[二五]翫(we)：謂文筆紆曲或委靡無風骨。《漢書·枚皋傳》：「其文翫散，曲隨其事，皆得其意。」張輔：彰顯。[二六]孔昭：十分顯著彰

顯。謂用赤色繒把物品重重包裹起來。《後漢書·應劭傳》：「宋愚夫亦寶燕石」李賢注引《闕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父齋七日，端冕之衣，釁之以特牲，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甃不殊。」後因謂鄭重珍藏為「緹襲」。」[二一]延祐：元仁宗字兒斤。愛育黎拔力八達之年號。后皇：皇帝。文儒：文士。仁宗於皇慶二年(一三一三)農曆十月，要求中書省議行科舉。同年農曆十一月十八日(一三一三年十二月六日)，正式下詔恢復科舉。仁宗延祐元年(一三一四)農曆八月二十日，全國舉行鄉試，一共錄取三百人，乃有元一代之盛舉。

[二二]趾美：謂繼承發揚前輩之事業和美德。唐韓愈《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若既克自敬勤，及先人存，趾美進士，續聞成宗，唯服任遂功，為孝子在不怠。」羌：發語詞。簪笏：冠簪和手版，古代官員常用之物。俛玉立兄弟五人均以儒業起家，先後登進士第，故有此說。[二三]羽儀：比喻居高位而有才德，被人尊重或堪為楷模的人。《易·漸》：「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孔穎達疏：「處高而位不以位自累，則其羽可用為物之儀表，可貴可法也。」[二四]顯庸：(功德)顯著。庸，通用「用」，一說通「融」。《國語·周語中》：「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製天下，自顯庸也。」三國章昭注：「庸，用也，謂為天子造制度，自顯用於天下。」清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兩字一義而誤解例」：「顯、庸二字亦同義。庸讀為融，下文穀洛鬪章「顯融昭明」，彼作顯融，此作顯庸，一也。《鄭語》「命之曰祝融」，章注「融，明也。」然則顯、融二字，止是一義。」[二五]翫(we)：謂文筆紆曲或委靡無風骨。《漢書·枚皋傳》：「其文翫散，曲隨其事，皆得其意。」張輔：彰顯。[二六]孔昭：十分顯著彰

顯。謂用赤色繒把物品重重包裹起來。《後漢書·應劭傳》：「宋愚夫亦寶燕石」李賢注引《闕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父齋七日，端冕之衣，釁之以特牲，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甃不殊。」後因謂鄭重珍藏為「緹襲」。」[二一]延祐：元仁宗字兒斤。愛育黎拔力八達之年號。后皇：皇帝。文儒：文士。仁宗於皇慶二年(一三一三)農曆十月，要求中書省議行科舉。同年農曆十一月十八日(一三一三年十二月六日)，正式下詔恢復科舉。仁宗延祐元年(一三一四)農曆八月二十日，全國舉行鄉試，一共錄取三百人，乃有元一代之盛舉。

[二二]趾美：謂繼承發揚前輩之事業和美德。唐韓愈《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若既克自敬勤，及先人存，趾美進士，續聞成宗，唯服任遂功，為孝子在不怠。」羌：發語詞。簪笏：冠簪和手版，古代官員常用之物。俛玉立兄弟五人均以儒業起家，先後登進士第，故有此說。[二三]羽儀：比喻居高位而有才德，被人尊重或堪為楷模的人。《易·漸》：「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孔穎達疏：「處高而位不以位自累，則其羽可用為物之儀表，可貴可法也。」[二四]顯庸：(功德)顯著。庸，通用「用」，一說通「融」。《國語·周語中》：「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製天下，自顯庸也。」三國章昭注：「庸，用也，謂為天子造制度，自顯用於天下。」清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兩字一義而誤解例」：「顯、庸二字亦同義。庸讀為融，下文穀洛鬪章「顯融昭明」，彼作顯融，此作顯庸，一也。《鄭語》「命之曰祝融」，章注「融，明也。」然則顯、融二字，止是一義。」[二五]翫(we)：謂文筆紆曲或委靡無風骨。《漢書·枚皋傳》：「其文翫散，曲隨其事，皆得其意。」張輔：彰顯。[二六]孔昭：十分顯著彰

顯。謂用赤色繒把物品重重包裹起來。《後漢書·應劭傳》：「宋愚夫亦寶燕石」李賢注引《闕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父齋七日，端冕之衣，釁之以特牲，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甃不殊。」後因謂鄭重珍藏為「緹襲」。」[二一]延祐：元仁宗字兒斤。愛育黎拔力八達之年號。后皇：皇帝。文儒：文士。仁宗於皇慶二年(一三一三)農曆十月，要求中書省議行科舉。同年農曆十一月十八日(一三一三年十二月六日)，正式下詔恢復科舉。仁宗延祐元年(一三一四)農曆八月二十日，全國舉行鄉試，一共錄取三百人，乃有元一代之盛舉。

[二二]趾美：謂繼承發揚前輩之事業和美德。唐韓愈《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若既克自敬勤，及先人存，趾美進士，續聞成宗，唯服任遂功，為孝子在不怠。」羌：發語詞。簪笏：冠簪和手版，古代官員常用之物。俛玉立兄弟五人均以儒業起家，先後登進士第，故有此說。[二三]羽儀：比喻居高位而有才德，被人尊重或堪為楷模的人。《易·漸》：「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孔穎達疏：「處高而位不以位自累，則其羽可用為物之儀表，可貴可法也。」[二四]顯庸：(功德)顯著。庸，通用「用」，一說通「融」。《國語·周語中》：「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製天下，自顯庸也。」三國章昭注：「庸，用也，謂為天子造制度，自顯用於天下。」清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兩字一義而誤解例」：「顯、庸二字亦同義。庸讀為融，下文穀洛鬪章「顯融昭明」，彼作顯融，此作顯庸，一也。《鄭語》「命之曰祝融」，章注「融，明也。」然則顯、融二字，止是一義。」[二五]翫(we)：謂文筆紆曲或委靡無風骨。《漢書·枚皋傳》：「其文翫散，曲隨其事，皆得其意。」張輔：彰顯。[二六]孔昭：十分顯著彰

明。《詩·小雅·鹿鳴》：「我有嘉賓，德音孔昭。」式：效法。原本：人的性命本源。厥初：最初的原始狀態。

(劉建立、曾建華)

存存齋賦 為李孟幽尚書賦庚寅至正十年^{〔一〕}

繫太極之混淪兮，為生化之本根^{〔二〕}。維二氣之闔闢兮，暢萬物之滋蕃^{〔三〕}。羌易道之廣大兮，備吾身於乾坤^{〔四〕}。極知崇以效天兮，循禮卑而法地^{〔五〕}。體成性之存存兮，由道義之不匱^{〔六〕}。信弛張之靡忒兮，亦柔剛之相濟^{〔七〕}。偉鄒孟之崛起兮，當戰國之兵爭^{〔八〕}。悼民心之迷繆兮，揭皇極而載明^{〔九〕}。謂君子之善存兮，異羽毛之頑冥^{〔一〇〕}。彼嵬瑣之紛紛兮，遂枯亡於外誘^{〔一一〕}。湛明鏡之當臺兮，竟昏蒙於塵垢^{〔一二〕}。蔚嘉穀之羅生兮，胡雜糅於稂莠^{〔一三〕}。懷咎繇之苗裔兮，蚤奮跡於滕邦^{〔一四〕}。炯冰壺之交映兮，粹白璧之無雙^{〔一五〕}。玩玄理於簡冊兮，驅長才於海江^{〔一六〕}。爰細書於史館兮，持憲度於臺閣^{〔一七〕}。善和燮於群情兮，或閭閻而諤誇^{〔一八〕}。沛大旱之甘霖兮，蘇八紘之毒蠱^{〔一九〕}。退休沐而齋居兮，撫《易》象而觀天^{〔二〇〕}。亶存存之不息兮，契洙泗之心傳^{〔二一〕}。雖首路之邈悠兮，俛白首而不遷^{〔二二〕}。憶旋輞於虎林兮，卻傾蓋於京闕^{〔二三〕}。詹雲霄之軒翥兮，莫策厲於鴛劣^{〔二四〕}。葆貞白於歲晏兮，追往行於前哲^{〔二五〕}。樂几筵之潔清兮，陳左圖而右書^{〔二六〕}。殖卉木之芬芳兮，啓韋編而載愉^{〔二七〕}。託中情於藻翰兮，著懿戒於坐隅^{〔二八〕}。

【校注】

〔一〕存存齋：即李孟幽書齋名。李孟幽（一三〇四—一三六七）：元代名臣李稷，字孟幽，滕州（今山東省滕縣）人，泰定四年（一三二七）進士。歷任淇州判官、海陵縣丞，入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順帝至正初，任監察御史，劾奏宦官高龍卜恃寵擅作威福，干預朝政之罪而流逐之。後官中書左司都事、戶部尚書。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二），為參議中書省事，治書侍御史。反對履畝起稅，以為易招致民怨。次年，從丞相脫脫出師攻徐州紅巾軍。十五年，任侍御史，中書參知政事，御史中丞。十九年，丁母憂歸。後起為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二十四年，於山東廉訪使任上以疾卒。諡「文穆」。庚寅至正十年：一三五〇年。

〔二〕繫：發語詞，同「惟」。太極：天地未開之時的渾然之氣。《周易·繫辭上》：「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唐孔穎達疏：「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故老子云「道生一」，即此太極是也。」極，乾隆本作「虛」。混淪，即混沌，謂元始混沌之氣。生化：萬物的生成與進化。《孔子家語·卷六·本命》解：「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

〔三〕二氣：即陰陽二氣。闔闢（一）：開合，即（陰陽二氣的）共同作用。《周易·繫辭上》：「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暢：旺盛。暢，乾隆本作「暢」。滋蕃：滋生繁育。

〔四〕易道：《周易》之道。備：該備。《周易·繫辭上》：「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五〕極知：窮盡智

慧。《周易·繫辭上》：「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六〕體：體現。成性之存存：天性保全育成已存者。《易·繫辭上》：「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王弼注：「物之存成，由乎道義也。」朱熹本義：「成性，本成之性也。」〔七〕弛張：謂一鬆一緊。弛，放鬆弓弦；張，拉緊弓弦。比喻事物的盛衰、強弱、興廢等。《禮記·雜記下》：「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靡忒（三）〔八〕：不變更，同「靡慝」。相濟：相互助力。《周易·繫辭下》：「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八〕鄒孟：即孟子，因其為鄒人，故稱鄒孟。

〔九〕悼：傷懷。迷繆：又作「迷謬」，即迷惑、錯謬。揭：披露，顯明。皇極：帝王統治天下的準則，即所謂大中正之道。《書·洪範》：「皇極，皇建其有極。」孔穎達疏：「皇，大也；極，中也。施政教，治下民，當使大得其中，無有邪僻。」載：乃。

〔一〇〕存：存養。毛羽：代指走獸與飛禽。《孟子·離婁下》：「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漢趙岐注：「幾希，無幾也，知義與不知義之間耳。衆民去義，君子存義也。」宋孫奭疏：「小人去其異於禽獸之心，所以為小人也；君子知存其異於禽獸之心，所以為君子也。所謂異於禽獸之心者，即仁義是也。禽獸俱不知仁義，所以為禽獸。」頑冥，愚鈍無知。

〔一一〕菟瑣：險詐奸邪。《荀子·非十二子》：「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奸言，以梟亂天下，欺惑愚衆，竊宇菟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楊倞注：「菟謂為狂險之行者也，瑣者謂為奸細之行者也。」梟（G）亡：謂因受利欲攪擾而喪失本性。梟，攪。《孟子·告子上》：「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梟亡之矣。」趙岐注：「其所為萬事，有梟亂之使亡失其日夜之所息也。」孫奭疏：「梟，手械也。利欲之制善，使不得為，猶梟之制手也。」外，乾隆本作「知」。

〔一二〕明鏡：這裏指能夠感應萬物的心。當臺，正在臺架上。《壇經·行由》：「（神秀）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執燈書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一三〕蔚：興盛貌。嘉穀：生長良好的稻穀。羅生：羅列而生。稂莠：泛指對禾苗有害的雜草，常比喻害群之人。

〔一四〕咎繇（jiù yáo）：即皋陶，舜之賢臣。咎，通「皋」。苗裔：後人。滕邦：西周分封的侯國名，在今山東省滕縣一帶。

〔一五〕炯：明亮。炯原作「闕」，據乾隆本改。冰壺：借指月亮或月光。〔一六〕本句言李孟幽之勤思多才。

〔一七〕紬（chou）書：綴集成冊之書籍。紬，理出頭緒。憲度：即法度。臺閣：泛指中央政府機構。

〔一八〕和變：和諧。閭閻：中正直。《論語·鄉黨》：「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孔安國注：「閭閻，中正之貌也。」諤諤：直言不諱。《楚辭·惜逝》：「或推遠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諤諤。」王逸注：「直言諤諤，諫正君非。」

〔一九〕沛：雨水充足。蘇：拯救。八紘（hōng）：謂八方極遠之地。《淮南子·墜形訓》：「九州之外，乃有八殫……八殫之外，而有八紘，亦方千里。」後泛指天下。毒蟲（dú）：本指毒蟲用毒刺刺荼施毒，後比喻毒害他人之行。漢賈誼《新書·禮》：「攫嚙搏擊之獸鮮，毒蟲猛切之蟲密。」

〔二〇〕休沐：休息洗沐，猶休假。齋居：齋戒別居。撫：順應、依循。

〔一一〕亶（dān）：誠然。契：契合。洙泗：本指洙水和泗水，古時二水自今山東省泗水縣北合流而下，至曲阜北，

又分為二水，洙水在北，泗水在南，春秋時屬魯國地。孔子曾在洙泗之間聚徒講學，後以「洙泗」代稱孔子及儒家。《禮記·檀弓上》：「（曾子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心傳：以心傳心的至道。宋代理學家認為，《尚書·大禹謨》裏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乃是湯、武、周、孔歷代相傳的儒家至道。〔二二〕首路：猶路途、前路。僕：等待，直至。遷：改變。〔二三〕輶（yōu）：車轅。虎林：古城名，即武林城，三國吳築，故址在今安徽貴池縣西。傾蓋：車上傘蓋相傾，常指初次相識即一見如故。《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二四〕軒蒼（shū）：飛舉。策厲：同「策勵」，鞭策勉勵。厲，乾隆本作「勵」。駑劣：劣馬，也指資質愚鈍之人。〔二五〕貞白：清白正直。歲晏：指人的暮年。語本《楚辭·九歌·山鬼》：「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二六〕几筵：几案与坐席。〔二七〕韋編：用皮繩串聯起來的竹簡，泛指各種圖書。載：詞綴，用在動詞前。〔二八〕懿戒：自警之語。《國語·楚語上》：「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韋昭注：「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懿，讀之曰抑。《毛詩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也。』」

望番禺賦有序庚寅至正十年〔一〕

（劉建立、曾建華）

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欽察，覈軍民達魯花赤脫歡察兒在廣州多不法〔二〕，江南行御史臺遣監察御史鎰振往按之，振受賕，以欽察言非實〔三〕。欽察忿死，振亦恐懼得疾，還至龍興驛舍，白日見欽察於前，因噤而死〔四〕。未幾，行臺又遣監察御史杜□□訪其事，得今衢州路總管薛超吾為江西行中書省令史時所賦詩，遂合諸御史上章覈振〔五〕。後卅有□年，臨川危素聞而哀之，作《望番禺賦》，詞曰〔六〕：

望番禺兮海氣沈沈，青天高高兮白日為陰。悲風滿山兮夜聞噫暗，豺虎呀哮兮麒麟潛遯〔七〕。望番禺兮盡傷予心〔八〕！

【校注】

〔一〕番禺：縣名，秦時置，今有番禺市，位於廣州市南郊。〔二〕廣東道肅政廉訪使：元至元十五年（一二七八）置福建廣東道提刑按察司，掌糾察本道吏治非違事。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三），改為海北廣東道提刑按察司，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改為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至元三十年（一二九三）治廣州。《元史·百官志二》：「（至元）二十八年，改按察司曰肅政廉訪司……每道廉訪使二員，正三品。」欽察：事蹟不詳。按，《元人傳記資料索引》記載名為欽察者五人，本文之外另四人是是否與本文欽察有關，待討。覈：同「核」，核查。達魯花赤：官名，蒙古語鎮守者，蓋印者之意，轉而有監臨官、總轄官之意。至元二年（一二六五）定制，各路達魯花赤必須由蒙古人及出身高貴的色目人擔任。脫歡察兒：事蹟不詳。《元史·成宗紀三》曰：「（大德六年春正月）乙巳，中書省臣言：『廣東宣慰副使脫歡察兒搜捕盜賊，屢有勞績。近廉訪司劾其私置兵仗、擅殺土寇等事，遣官鞠問，實無私罪，乞加獎諭。』命賜

衣二襲。」疑即本文所言之事。又，《元人傳記資料索引》記載名為脫歡察兒者四人，是否與本文脫歡察兒有關，待討。

御史臺：御史臺為元朝中央行政機構之一，職責為糾察百官善惡，諫言政治得失以及拘刷檢括，追理財賦，為天子之耳目。《元史·百官志二》：『至元十四年，始置江南行御史臺於揚州，尋徙杭州，又徙江州，二十三年，遷於建康，以監臨東南諸省。……大德元年，定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設官九員，以監江浙、江西、湖廣三省，統江東、江西、浙東、浙西、湖南、湖北、廣東、廣西、福建、海南十道。』監察御史：御史臺屬官名。隋代始置，元承前制，秩正七品。錙振：事蹟不詳。按：查驗，核實。賂：賄賂。

興府，在今江西省南昌市。噤：不能說話。

二十一年（一二八四）屬江浙行省，治所在西安縣（今浙江衢州市）。薛超吾：事蹟不詳。《元人傳記資料索引》記載有薛朝晤及三位薛超凡兒，待討。覈（ㄉㄨㄛˋ）：查究，核驗。

軍劉公墓碑銘：『公雖家居，為國暗噫。』宋文謙注：『《說文》曰：泣不止曰暗，嘆息曰噫。』呀哮：嘆息哭泣。唐韓愈《右龍武統

一種動物。形狀像鹿，頭上有角，全身有鱗甲，尾像牛尾。古人以為為仁獸，瑞獸，拿它象徵祥瑞。《管子·封禪》：『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潛遯（ㄊㄩㄢˋ）：潛逃。

〔八〕盡（ㄅㄨˋ）：悲痛。

〔劉建立、曾建華〕

聶炳（一三〇二—一三五二），字韞夫，江夏（今湖北省武漢市）人。元統元年（一三三三）進士，授承事郎，同知平昌州事。炳蚤孤，其母改適，

自平昌還，始知之，即迎其母以歸。久之，轉寶慶路推官。會峒徭寇邊，湖廣行省右丞禿赤統兵討之，屯於武岡，以炳攝分省理問官。悍卒所至掠民為

俘，炳言於禿赤，釋其無驗者數千人。至正十二年（一三五二）累遷荊門知州。才半歲，天完紅巾軍攻克荊門，乃集義兵七萬復之。旋與四川行省平章事

耀珠復江陵。尋荊門為天完將俞正君攻破，死之，年五十一。事見《元史》卷一九五。今收賦二篇，選自《全文文》卷一四八九，楊玉芬校點聶炳文。

黃河賦

洪惟皇上嗣大歷服，越明年，黃河清，昭盛瑞也。下土小臣，拜手稽首而獻賦曰：維彼崑崙，河源水焉，注於蔥嶺，派於于

闐。思昔盤礴之內，開闢之先，浮清凝濁，載黃載元。融然而川，呼然而淵。流行乎祝栗松濩之地，浸淫乎羲農軒昊之

天。想夫洪濤一起，海水群飛，監澤之匯倒流，玉門之雲下垂。驚春霆之夜聲，爛晴霞之晝披。斯河源之未導，實濫觴之

在茲。迨夫高焉而卑，險焉而夷，自積石而發軔，至龍門而載馳。導孟津而底平，經砥石而孔遲。斯河源之既導，俾靡然

而東之。窮黃河之顛末，常聖功之是思。況當盛德昭宣，大和流通。乘乾健而應符，揭離明而當中。是何異於伏

羲河圖之瑞，而發先天之鴻濛？景星彤彤，慶雲溶溶。沛湛恩之甘露，疏焚燠之仁風。是何異於唐虞無懷襄之患，而

全元賦校注 卷八

一七

試讀結束：需要全本請在**www.ertongbook.com** 購買。